



小小说

### 汪大妈的愁烦

王宪贵

这个小区是市里最有名的小区之一,不但环境优美,有山有水,而且栋与栋之间的距离最短的也有50米,栋与栋之间有花草树木,还有健身设施,小区住的人也不多,不到一千人,大多是有钱的富裕户。汪大妈是学校退休的,今年六十三岁,退休前是一中学的数学老师,副高级职称。一个月的退休金有6000多元。如果仅是她的退休金当然不算富。但加上她老公每月的一万多元,在小区是够高的啦。

汪大妈的老公是干啥的,人们都不知道,反正出入都是小车接送。有多管闲事的人也问过汪大妈。汪大妈只是笑笑,从不正面回答。其实汪大妈为人还是不错的,跟周围的邻居也相处得好,经常有说有笑的。但她也有脾气,特别是与邻居们一起打麻将时,她往往往一副傲气。有次她和她家上层的肖妹佬一桌打麻将时,她放了肖妹佬的炮,她说肖妹佬是只翻她的不翻上手的,不肯给肖妹佬那五十元。“你乱讲,我进了个五饼才定了牌呀,怎么会只翻你的不翻陈公的呀。你是搞不清吧。”肖妹佬是个40来岁的女人,人长得漂亮,她老公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上百万元,所以说话很冲。可谁知这下针尖对着麦芒了。

“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你丈夫一年百多万元有什么了不起?我儿子在美国每个月收入是三十万美元,你男人一年的收入比我儿子一个月都多。我跟你讲,不要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次冲突后,小区的人都知道汪大妈有个赚数百万美元一年人的好儿子,大都对汪大妈恭恭敬敬的。有人甚至于看到汪大妈对面走过来就早早地等着她过去。只有肖妹佬对汪大妈依然如故,不睬不理的。当然和肖妹佬玩得好的几个年轻的女人站在了肖妹佬一边,认为汪大妈不必那么盛气凌人。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最近两个月里,小区很少见到汪大妈那红扑扑笑嘻嘻的脸孔了,也很少看到她打麻将了,而且也没看到小车每天来接送汪大妈的老伴。这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就连住在汪大妈楼下的周姨妈也不知道。周姨妈与汪大妈玩得最好,她是个退休的女干部,据说原是花鼓剧团的团长。有人问过周姨妈,汪大妈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周姨妈摇头说她不知道,但她看汪大妈瘦了不少,脸上也灰灰的。

直到有一天中午,汪大妈从外面回到小区,还未走到家门口就晕倒在路边。这恰好被她家楼上的肖妹佬看到了。肖妹佬连忙喊周姨妈一起把汪大妈抱进周姨妈家,并电话叫来120。经过医生抢救,汪大妈很快地苏醒了。医生说她是急火攻心晕倒的。她为什么会急火攻心呀?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几个月里,汪大妈连续遇到烦心事,先是她每月一万八千元工资的老公被双规了。昨天,汪大妈在美国的儿媳又打来了电话,说她儿子在美国得了新冠病毒,已经住进了重症病房。后来,汪大妈从小区搬到外面去了,因为小区这套180平方米的房子是开发商送给汪大妈的老公的,明显是受贿房,被没收了。

散文

### 多喜乐长安宁

张冬娇

窗外树林阴翳,绿意盎然,各种花草随季节次第开放;室内盆景丰茂,窗明几净,对面坐着的同事叫喜平。

我喜欢这个名字,喜悦安平,这也是我们办公室的常态。她专注于手中事物,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光无言,岁月静好,仿佛对着一棵随性自然的树或花朵。

每每如此,她便由衷地说道,和你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真好,人简单,没心机,无非,不用提防。我说,你是谁,就会遇见谁,你不也是这样的人吗,单纯善良,不事攀,随遇而安,这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两人一起笑了,人生短暂,能把宝贵的光阴集中在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上,多好。

喜平长得也喜庆,有一双扑扑闪闪的大眼睛,充满灵气,仿佛一闪一闪就有一个主意,但那些都是好主意,包含着善意的,同情的,助人的,甚至打抱不平的……一个好心眼的人对着一个缺心眼的人,自然是放松自在的。

她还有鸟儿一般动听的声音。每天能听到她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实在是耳福。许多个早晨,两人走进办公室,一边搞卫生一边交流着奇闻逸事,说到有趣处,忽而开心大笑,银铃般的笑声一圈一圈地漾了开去,连窗台盆景里的几株花草,洋溢着也是喜悦安宁。当然,我们也互诉心事,彼此安慰。遇到工作或生活难题,两个臭皮匠一起商讨,一起解决。

两人同年同月同日同进同一个单位,第二年便坐进同一办公室,这一坐就是十年,而且还要坐下去,这已经是奇迹了。

有一回,我对她爱人说,你和她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我和她的多,可见缘分之深。的确如此,除了上班的8小时外,中午休息也在一起,我睡沙发她睡床,各不干扰地酣眠。睡前每人手捧一本书——是早就约好一起阅读的同本书,以便交流。读着读着,倦了,书从手中滑落,人已进入梦乡。每次睡醒,走廊里有了人走动的声音,窗外鸟鸣婉转,房间里流淌着的都是惬意和温馨。

夏天,栀子花开了。我们特意敞开窗,让绵绵密密的栀子花香洋溢进来,充盈在每个角落。然后,在花香里睡去,在鸟鸣中醒来。或许,心思单纯的人更容易满足,也更容易领略到大自然之美。

秋天,阳光在窗外林子里投下一片静谧,扫叶的人又唱起了歌。唰——唰——唰,落叶、竹子和泥土的碰撞声,不急不缓,合着鸟儿的啾啾,宛如一支交响曲在院子里飘荡。我和她同时停下手中事,回过神来,相视一笑,人活着的幸福指数,与工种无关,只与心境有关。

冬天,窗外山茶花开了,北风凛凛中,天寒几欲雪。有一年,终于盼来了一场雪,我们雀跃在山茶花前的留影,定格在时光深处。

春天,阳光在墙壁上或桌前投下一面明媚。梅花、山茶、樱花、紫荆花在窗前次第绽放,极尽鲜艳。从含苞待放到花瓣纷飞,千般微妙,万般景致,尽收眼底。

不知道多少次了,两人对着窗前美景感叹:好美的景物啊,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真是幸福。

是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心无挂碍地活着,时时刻刻都是人间好时节。

是啊,像我们,家庭稳定,工作喜欢,同事和睦,更应倍加珍惜。

两个小女子,心无芥蒂,谈天说地,聊东聊西,越说越觉得应对尘世感恩。

时光的无涯里,人生百年,不过一瞬。唯愿山河无恙,日月清明,多有喜乐,长久安宁。

随笔

### 特烦萝卜

骆与真

那时候特烦萝卜,早上吃萝卜,晚上又吃萝卜。看着那白里透白的一大碗胃口就没了。萝卜炖排骨,萝卜炖猪脚,萝卜炒胡萝卜,萝卜炒辣椒。萝卜汤上飘葱花,萝卜酸菜煮泥鳅,萝卜煮豆腐肥肉,肉和萝卜分不清,每次都夹着萝卜。

最烦萝卜。只要我妈一说今天吃萝卜我就感到泄气。

那时我还小,其实也不挑食,唯独对萝卜有点厌烦,不知道妈妈怎么这么爱吃萝卜。到了冬天,家里新鲜蔬菜少了,但萝卜永远不缺,我妈种萝卜超级厉害,人吃不完还喂猪吃,人和猪一起吃不完她那一园子的萝卜,我真看到都害怕。因为它又要霸占我们一整个冬天的饭桌,尤其那种被极强的寒冷冻过的几乎要空心糠化的萝卜,我们那称之为冻萝卜,我妈总爱拿冻萝卜做菜。还说特别好吃。而我却在心里面嫌弃它,这怎么会好吃呢,都干掉了,没什么水分,没什么味道,甚至没有重量,都漂在汤上面。

现在它让我想起东北的冻豆腐,虽然也冻成了密集的蜂窝,但人家至少还是块实实在在的豆腐,质感和水分还在,豆腐的香味和营养也在,而冻萝卜就像一团泡沫,简直像拿牙在橡皮床上蹦,咬下去还反弹回来一点,至于滋味,若有若无,口感很糟,我宁愿嚼一整天早没有味道的泡泡糖也不爱把一团团像泡沫棉花一样的东西咽下去。

哪怕就着汤我也觉得没味道,我只是个小孩子,当然想吃点好吃的东西,但这个冻萝卜多没味啊,在咽喉里卡了一下,再一下,才艰难地咽下去了。

每天放学回来就像每天起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那样,我问我妈。晚上(早上)吃什么。因为我正长身体,容易觉得饿。我妈说,吃萝卜。我听到这就焉了,不管萝卜搭配什么,都不能使我期待。

但我仍然会吃,因为我胃口向来很好,加上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只能大口吃顿饱饭,所以不怎么爱吃的也会大口吃。我发觉爸爸也不大想吃萝卜,但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不满,我当然也不能那样,因为妈妈太忙了,能把饭菜做得这样好,已经很不错了。

小时候吃萝卜吃太多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闻到萝卜味,甚至一并讨厌起萝卜味的任何东西,尤其不想看到那道惨白的萝卜汤。足足有十多年,我几乎不吃萝卜,见萝卜就躲,能躲就躲。不管你做成什么样子,我就是不下筷子。我甚至很长时间没在饭桌上看到萝卜了(也可能看到都当没看到)。

长大后有一回我假期回家,妈妈又给我做了萝卜排骨汤,我看了一眼,没很大兴趣,但还是想尝尝,谁知喝了一口,觉得好吃极了。再喝一口,更好,更妙,回味无穷!

我已经十多年没这么认真喝过萝卜汤,甚至从没有觉得萝卜这么好吃。

我问我妈,这怎么做的?她说,跟过去一样啊,小时候你不是常吃吗?

我仔细朝里头瞧了瞧,果真一样,一样的萝卜,一样的做法。再吃几口,却真是觉得好吃。并且从此之后我又开始吃萝卜了,那种排斥的情绪没有了。

我想起过去觉得香菜难闻难吃,后来觉得那不是臭味,是香味。因为对萝卜的厌恶突然消失,也是正常的事情。我确实有些地方已经变得令自己匪夷所思了。那些很讨厌的东西我完全能接受,有些喜欢的东西却开始讨厌起来。我知道人都是善变的,一切都在变,有时甚至不是自己要变,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变了。



散文

### 弯山寨那一泓清泉

刘湘林

弯山寨巍然屹立于大垅之中,恰如天穹翱翔而至,弯山镇因之得名,攸县因之添一道最亮丽景色,引得古今贤人纷纷为之顶礼歌赞。

我从小居住在弯山脚下,自然对弯山寨十分熟悉,或许与久住九寨沟、漓江、西湖或张家界的人一样,天天看着原景,反而并不觉得这景观很美。因而我一直没有品出弯山寨的美妙。少年时甚至常想,这垅中没这座山该多好,这田垅会多广阔!

其实我与这座山情感依依,她装着我童年的记忆,少年的幻想。尤其让我难忘的是山上那一泓泉水。

这座山如穹展翅,由低到高相连着四座山峰。最低小山峰叫“天坑湖”,山上有一巨型深坑,据说是天上陨石落下形成的。这山脚还有两个相连百余米的石洞。少时,我和小伙伴常到洞中攀爬玩耍。依次而上的第二座山峰,其形状如硕大的牛屁股凸起,叫“黄牯坳”。

这山上有好多野果,以“勒子”和“羊拉斑”为最,其味甜中带酸,常常把我们的嘴巴边变成又红又黑。第三座山峰叫“马鞍腰”,形似马鞍而得名。山上盛产麻竹,其笋清香脆嫩,或煎或炒,别具风味。第四座山峰叫弯山,弯山寨的最高处。此峰悬崖峭壁,怪石林立,沟壑生长着野山姜等药材和茂盛的树木。峰下场地比较开阔,曾为藏兵逐鹿之地,附近有“哨口”,用于放哨瞭望。峰顶立有国家航标,后又建了电视转播塔,为古山寨平添一份现代气息。立于峰顶,弯山全景尽收眼底,田野屋宇,山峰河流,通衢阡陌,行人车辆,历历在目。一幅巨大而又无比美丽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从东面山脚往弯山顶,有一条连接四峰,从低至高的斜线小道,这是放牛和砍柴人走成的,道路沟坎坑洼。那些脖颈系着竹梆的牛群常磨着肚皮,早晨由主人赶着沿那小道上山,至傍晚归栏,都肚皮圆滚、毛色溜光、甩尾悠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一天时光,也不见其匆匆要下河饮水,还有那上山砍柴的人,也是沿着小道上山,就是炎热之季,也不需备水解渴。这是何原因呢?原来,这一切都得益于弯山上一泓终年不竭的清泉。

这泓泉水处在弯山山顶的半山腰沟壑,两边石屏森森,四周树木掩映,陌生人难以寻觅。我读初中时,放学后或星期天常提刀上山,来到弯山砍柴,回来时就在泉水边歇脚。泉水从石缝中流出,水量不大但特别清亮,洗脸盆大的石槽成为天然流动水池。我手撑两边石壁,趴下身子,嘴巴贴进泉水咕嘟咕嘟喝起水来,那清凉的泉水喝后真让人畅快无比,力量倍增。后来走得多了,我就准备了一截细竹,这样就能轻松细吸山泉,别具乐趣。石屏外牛蹄和其它兽蹄脚重重叠叠,泉水顺沟流下,有人堵了个微型水坝,方便这些动物们饮水。泉水流经处,草木更为茂盛。

后来,青涩年华的我就离开了弯山。多年来,我难忘故土。弯山的山,弯山的水,是那么美好!弯山的人是那么勤劳善良!

每次回到家乡,我都特别深情地注视一下弯山寨。她还是静静地雄踞在大垅之中,还是那样英姿勃发,还是那样伟岸俊逸!弯山寨啊,你是一座圣山,我永远忘不了你给我力量的那一泓清泉。



旧体诗

### 感慨人生

陶和平

咏琴

文武瑶琴传百年,古今名曲上峰巅。  
高山流水知音热,三弄梅花品格坚。  
锦注吟猱施妙法,抹挑勾剔洒清泉。  
奔腾浑厚鞭雄士,荡气回肠感玉仙。

咏棋

楚汉之争比武功,飞车跃马显神通。  
深思全局多谋定,苦设三招再进攻。  
世事如棋寒夜冷,人生似梦夕阳红。  
盘中不悔凭前虑,掌上先知图俊雄。

咏画

七颜调配韵深情,万象随心展碧荣。  
千古精灵留旧迹,百川奇异铸高名。  
露莹野寻思苦,笔落图成对月明。  
妙手奋飞多锦绣,神工驰骋获佳评。

### 信仰

楚赋琦

百年奋斗路,无处不惊涛。  
初心永不忘,使命终记牢。  
践行中国梦,功业看今朝。  
领航新时代,信仰不动摇。

记事本

### 吃泥鳅

谭晓宁

孩提时代的许多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消失在尘封的岁月里,然而,一件小事却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记得我六岁左右,跟随在学校任教的母亲一同生活。大约在五月初,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洪水漫上地势较高的田里,我和云儿等五六岁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初生牛犊不怕虎,背着大人跑到田里玩。原来干涸的田垄沟已漫上三四寸深的水,我们光着小脚丫,踏在垄沟里嬉耍,用稚嫩的双手相互泼水打仗,全身上下弄个半湿。正玩得起劲时,一个小伙伴忽然在垄沟里抓住了一条约莫二寸长的小泥鳅,大家立刻中止了打水仗,转而都在垄沟里寻找和捉拿小泥鳅。

没多久我们就基本上每人抓到了一条小泥鳅。云儿说:“我听大人讲,小时候让活泥鳅穿过咽喉,长大后声音特别洪亮。”当时我们既不懂事,又怕事,听云儿一说,大家就把抓到的泥鳅捧在手心洗净泥土便送进嘴里。

我抓的这条小泥鳅二寸长左右,大约筷子粗,送到嘴里后,这个小生灵挺柔顺的,它慢慢地沿着咽喉往里爬,只是咽喉部位感到痒乎乎的。不一会小泥鳅穿过咽喉进入食道,可能在食道中温度升高,加上没有氧气,小泥鳅已没有任何动静了,感觉没有吞食泥鳅一般。

只有一个小伙伴吞下活泥鳅后出现了呕吐现象,于是伙伴们中止了玩耍,大家围聚一圈,相互拉勾,约定回家后都不得向爸爸妈妈诉说吞食泥鳅的事,谁说了谁就是小狗,而且今后再也不会邀他玩了。之后果然都没有跟大人说,似乎没发生这回事一样,但孩提时这件事却长久的印在我记忆中,几十年来一直抹不掉。

现在想来,孩提时的举动真是无知无畏,幼稚可笑,但另一方面,在我但记忆当中是充满童趣的,也体现了我们小时候的清纯质朴。但这个事情很不卫生也不安全,只是年少无知的顽皮,大家可千万不要学啊。